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

第一回 阮統制感舊梁山泊 張別駕激變石碣村

甲馬營中香孩兒，志氣倜儻真雄姿。殿前點檢作天子，陳橋兵變回京師。黃袍加身御海宇，五代紛爭從此止。功臣杯酒釋兵權，神武不殺古無比。可惜時無輔弼臣，雜王雜霸治未馴。燭影斧聲千古疑，豈容再誤傷天倫。立未逾年改號蚤，金膝誓約為故草。秦王貶黜尺布謠，德昭德芳俱橫天。豎儒倡議欲南遷，宗社岌岌烽火連。御蓋過河呼萬歲，南兄北弟始兩全。澶淵之役作孤注，乾坤再造功無二。朝中不拔眼中釘，雷陽枯竹沾新淚。聖人特降赤腳仙，深仁厚澤四十年。南銜笑似黃河清，樞使夜奪崑崙天。青苗法行繫安石，鄭俠繪圖傷國脈。天津橋上子規啼，半山堂內無籌畫。首揆幸有涑水公，市夫傭販皆融融。軍中韓范驚破膽，金蓮送歸內翰營。元祐黨人何所負，竄逐誅夷皆准奏。日射晚霞金世界，竟成詩識為北狩。崔君泥馬渡九哥，六宮能唱杭州歌。二聖環且丟腦後，將軍憤死呼渡河。朱仙鎮上熾生胃，痛飲黃龍志未售。風波亭內碧血凝，甘心屈膝微臣構。天道昭昭不可移，神器重歸藝祖裔。侍奉兩宮孝莫倫，茸母生時雪窖悲。十里荷花三秋桂，立馬吳山勢崩潰。濉淮之捷出書生，干戈禍定天應悔。炙手可熱握大權，侍郎充犬吠籬邊。空談性命成何濟，謝金函首玉津園。半閉堂中鬥蟋蟀，襄陽五年圍不撤。樓台燈火葛嶺西，湖上平章宴未歇。破竹迎降水逆流，東南半壁誰能留。可憐無寸乾淨地，開花結子在棉州。臯亭山下嘶萬馬，孤兒寡婦何為者。錢塘江上潮不來，朝臣盡立降旗下。零仃洋裡歎零仃，空扶幼主在翔興。甲子門中大星隕，趙氏塊肉浮沙汀。小樓三年在燕市，成仁就義真國士。黃冠故鄉不可期，大宋正統才絕此。六陵冬青叫杜鵑，行人回首望斷煙。千秋萬世恨無極，白髮孤燈續舊編。

這首長歌是說宋朝得國之始，改國之由。自太祖開基，太宗承統，其中列聖相傳，並無荒淫暴虐之主，只是優柔不斷，姑息為心。又有金王之臣，接踵而生，害民誤國，把一座錦繡江山，輕輕送與別人了。其中雖多經濟大臣，韜鈴勇將，棄置勿用，無由展其長技，後來國勢將傾，也就無可奈何了。且如教主道君徽宗皇帝，天資高朗，性地聰明，詩詞歌賦，諸子百家，無所不能，無所不曉。若朝中有強幹的臣宰，赤心諫導，要做個堯舜之君，卻也不難。誰知他用著蔡京為相，引進了一班小人，如高俅、童貫、楊戩、王黼、梁師成之輩，都是阿諛諂佞，逢君之惡，排擠正人，剝削百姓，所做的事，卻是造良岳，採花石綱，棄舊好，挑強鄰，納賄賂，任私人，修仙奉道，遊幸宿娼，無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務，遂至土崩瓦解，一敗塗地，豈不可惜。即如梁山泊內一百八人，雖在綠林，都是心懷忠義、正直無私，皆為官私逼迫，勢不得已，潛居水泊，卻是替天行道，並不殃民。後來受了招安，遣他征伐大遼，剿除方臘，屢建功勳，亡身殉國。江南回京之日，可憐所存者不過十分之三，雖加封官職，已是功高不賞，那奸臣輩還饒他不過，把盧俊義召到京，賜宴之時，瞞著徽宗暗地裡下了慢藥，回至廬州，水銀毒發，墜水而亡。又將鳩酒賜與宋江，宋江明知有毒，恐怕留下李逵惹是招非，壞了一世忠義，騙他來與他同飲，雙雙而死，葬在楚州南門外，宛似蓼兒洼一般。吳用、花榮，與宋江平日最好，聞知此信，來到宋江墓上，對面縊死，也就殯在一處。那楚州百姓受宋江恩惠的，墓邊經過，無不墮淚，春秋常來祭奠，可見公道原在人心。有詩為證：

戴淵昔日出南塘，入洛能殉社稷亡。
今日忠心同類此，空悲父老奠壺漿。

這一段話，是《水滸傳》的煞尾。前已講過，為何重複提起？看官不知，大凡忠臣義士，百世流芳，正史稗乘為他立傳著誌，千古不泯，如草木之有根芽，逢春即發；泉水之有源委，遇雨則流。宋江一片忠義之心，策功建名不得，令終負屈而死，豈可不闡揚一番，為後世有志者勸他同心合膽。兄弟一百八人，為征方臘歿於王事者過半，尚有三十二人。那三十二人是公孫勝、呼延灼、關勝、朱仝、李俊、李應、戴宗、燕青、朱武、黃信、孫立、孫新、阮小七、顧大嫂、樊瑞、蔡慶、童威、童猛、蔣敬、穆春、楊林、鄒潤、樂和、安道全、蕭讓、金大堅、皇甫端、杜興、裴宣、柴進、凌振、宋清，或有赴任為官的，或有御前供奉的，或有閒居隱逸的，或有棄職歸農的，或有修真學道的。這三十二人散在四方，如珠之脫線，如葉之辭條，再不能收拾到一處了。誰知事有湊巧，話有偶然，機括一提，輻輪吻合，比前番在梁山上更覺轟轟烈烈，做出經天緯地的事業來。垂功竹帛，世享榮華，成一篇花團錦簇的話。不厭絮煩，且待慢慢的說來。

內中先表那阮小七，從征方臘得功回京，一例升授官職，除了蓋天軍都統。那地方原是蠻荒徼域，人民梗化不遵法度。這阮小七又是個粗魯漢子，不知政體，到任兩個月，一味吃酒打人，甚不耐煩。先時破了幫源洞，見方臘的沖天巾、赭黃袍，一時高興，穿戴起來，搖搖擺擺，不過取笑一番，卻被王稟、趙譚看見，道他不該，變臉嗔喝。宋江勸住。那王稟、趙譚又在蔡京面前譖他謀反，蔡京就奏過聖上，削除了官職。那阮小七反得自在，同著母親仍舊到石碣村一向住居的所在，蓋造了十來間草房，土垣竹牆，甚是清雅。尋了兩三隻小划船，收拾村中幾個漁戶做了伴當，依舊穿著棋子布背心，在石碣湖中打魚奉母。

一日，是四月天氣，萬綠盈門，晴光激盪，提了一甕村醪，幾味魚鮮蔬菜，到湖邊柳蔭之下，蓬頭跣足，盤膝坐下，自斟自飲，好生快樂。一連吃了十餘大碗，被薰風吹著，酒湧上心中，驀地懊惱起來。疊著兩個指頭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你看我好不干鳥麼？我哥兒三個，靠著一身本事，賭錢吃酒，惹是尋非，誰敢道個不字。被吳學究說去，撞籌到晁保正莊上，商量打劫生辰綱，圖個下半世快活。不料白日鼠白勝敗露出來，只得同晁保正一班兒同上梁山泊。後來宋公明入伙，弟兄們越多了，做成驚天動地的事業。無奈宋公明日夜望著招安，天子三降詔書，宿太尉保奏，就收拾朝京。即差我們征伐大遼，剿除方臘，赤心為國，血戰多年。兩個哥哥俱死在沙場。骸骨不得還鄉。我蒙聖恩得授官職，一時孩子氣，穿戴方臘服色，被王稟、趙譚造謗，削奪為民，如今倒也自在。擠著氣力，打幾個魚，供養老母，再不受這伙奸臣的惡氣了，到後來圖一個圖圓屍首也就罷了。只是聞得宋公明、盧員外俱被奸臣假傳聖旨將鳩酒藥死，吳學究、花知寨俱縊死在楚州墓上，豈不傷痛！若依我阮小七見識，不受招安，弟兄們同心合膽，打破東京，殺盡了那蔽賢嫉能這班奸賊，與天下百姓伸冤，豈不暢快！反被他算計得斷根絕命！如今弟兄們死的死了，散的散了，孤掌難鳴，還做得甚麼事？我明日備些酒肉，到山寨裡澆奠一番，也見平日的弟兄情分。」一頭吃，一頭說，把一甕村醪吃得罄盡。提了空罈碗碟，踉踉跄跄撞到家裡，放倒頭便睡。

直到明早，紅日三竿，方才爬起來。果然叫伴當宰了一口豬，一腔羊，買些香燭紙錢，扛兩罈酒，將划船裝好了。兩個伴當蕩槳，慢慢的從石碣湖蕩到梁山泊裡，從金沙灘上岸，走在忠義堂基址上，一看光景，比前大不相同。但見：

萬山料峭，野水蒼茫。三關崩塌，四塞空虛。晴天正四月清和，慘霧似九秋黯淡。斷金亭下，猶存珠貝零星。忠義堂前，剩得刀槍斷缺。杏黃旗破幅掛松梢，錦戰袍舊襟堆樹葉。空岩凝血，埋藏腐爛心肝；亂棘招風，掛滿焦枯毛髮。戶額篆文塵燕屎，石碑姓氏蝕蒼苔。豺嗥似醉漢嘶呼，虎嘯疑登壇叱咤。正是：將軍戰馬今何在？野草閒花滿地愁。

那阮小七山前山後各處走過一遍，甚覺傷心。叫伴當搬上東西，擺在忠義堂空地上，點了香燭，滿滿的斟五七十大碗酒，朝上亂拜幾拜，叫道：「晁天王、宋公明二位哥哥，眾兄弟英魂不昧，我阮小七一片誠心，備些酒肉，重到山寨裡，望空澆奠眾位，都要似生前一般，開懷暢飲。雖是被奸臣所算，害了性命，卻也天下聞名，道是我等替天行道，忠心為國的好漢子。我阮小七他日死後，自然魂靈隨著哥哥同在一處。」說罷，兩淚交流，又磕了幾個頭，燒化紙帛，叫伴當把豬羊切碎，燙起酒來，大家來吃。伴當道：「不曾帶得刀來，怎處？」阮小七道：「不妨，我腰邊有解手刀，割來吃罷。」掀起衣襟伸手去摸，笑道：「阿呀！也失帶了。也罷，你就把手撕開。」伴當撕肉燙酒，團團坐定，大塊肉大碗酒吃了一回。阮小七早已半酣，揎拳裸臂的說與伴當們道：「你們不曉得，這是忠義堂。前面扯起一扇杏黃旗，旗上寫著『替天行道』四個大字。兀的不見石柱倒在地上哩！大堂中間供養晁天王靈位，左邊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。因建一壇羅天大醮，報答神天。三晝夜圓滿，上蒼顯異墜下石碣，卻蒙三十六員天罡星，七十二員地煞星的姓名。因天文定了位次，不敢僭越，依次而坐。我卻是天敗星，坐第三十把交椅。若商議甚麼軍情大事，播

起鼓來，眾好漢都聚堂上，聽傳號令，好不整肅。那兩邊還有許多耳房、旱寨、水寨、倉庫、監房，受了招安，盡行拆毀。如今變做滿地荒草、幾堆亂石了。你道可傷不可傷？」

說一回，吃一回，不覺大醉。立起身來，正打點收拾回船，遠遠山前大路上，敲著鋪兵鑼，藍旗對對，執事雙雙。青羅傘下罩著馬上坐的一個官員，吆喝而來。阮小七道：「好不奇怪！這山僻去處，那有官府來往？」說聲未絕，漸漸直到忠義堂上來。阮小七定睛一看，那個官兒模樣生得：

骨查臉，鷹眼深驅，綽略口，鼠鬚倒卷。廣有機謀，長多冷笑。相府階前施婢膝，濟州堂上逞奴顏。

你道馬上這官是誰？原來就是蔡太師府中張幹辦，前日隨著太尉陳宗善來山寨裡招安的。因他伶牙利齒、擅作威福，阮小七把十瓶皇封御酒偷來吃了，換上十瓶村白酒。詔書上無安慰之意，眾好漢心中不服，一齊發作，扯破詔書。虧得宋江勸解，連夜送下山，抱頭鼠竄而去。因他極會逢迎，蔡京十分信任他，要抬舉一場富貴，對吏部文選司說了，討這濟州府通判與他做。領了文憑，到任未及三個月，因太守張叔夜升了廉訪使，他便謀署這濟州府印。倚著蔡太師腳力，凌壓同僚，貪虐百姓，無所不為，人人嗟怨。他思量宋江這一伙雖然銷散，那梁山泊舊寨或有舊物埋藏，可以掏摸；餘黨潛伏，緝捕得幾個，倒有些生發。這兩日是四月天，蠶忙停訟，沒處弄聳，趁閒來此巡察，不想卻好遇著阮小七在此吃酒，一見便喝道：「你這伙是甚麼歹人，又在這裡嘯聚！左右與我拿下！」阮小七不聽便罷，聽見這般言語，火星直噴，如何忍得！提著雙拳說道：「我老爺在此吃幾杯酒兒，干你鳥事！做張做智要來拿我！」跟隨人役有認得的，道：「這便是活閻羅阮小七。」張通判大怒道：「你這殺不盡的草寇，重新在此造反！我今為一郡之主，正要剿除遺賊，怎便違我？如此放肆！」阮小七圓睜怪眼，手拍胸脯，露出那青鬱鬱刺的豹子來，罵道：「你這腌臢畜生！我老爺也曾為朝廷出力，征戰多年，蒙授蓋天軍都統。哪裡鑽出來這害民的賊賊，無事便來撩撥老爺！」搶到馬前，要捉他下來，被眾衙役攔住，不得近身。阮小七大吼一聲，想要殺他，身邊又沒有利器，就奪衙役手中藤棍，劈頭亂打，把張通判的襖頭歪癩在半邊。眾衙役慌忙護衛，當不得阮小七力大，把藤棍一攪，都倒在地。張通判見不是頭，扯轉馬，連抽兩鞭，飛也跑去。眾衙役也都爬起逃走，走得慢的，被阮小七抓著一個，喝道：「這是甚麼野賊，倒來闖事！」擊著拳頭便打。那人殺豬也似叫道：「老爺，不要打！不干小人事。這是濟州通判，是東京蔡太師府內姓張的幹辦。新任未久，恐怕泊裡另有甚麼閒人，故來巡視，認不得老爺，因此唐突，求饒了小人狗命罷。」阮小七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便饒你。只是你去對那野賊說，敢是天包著膽，沒事便來輕惹老爺！」那人得了性命，沒口的說道：「小人就去說！」一骨碌爬起來去了。阮小七道：「原來就是那個張幹辦，不過是蔡京門下一個走狗，豈可為民父母！朝廷好沒體統！可惜不曾帶得刀來，砍了這顆驢頭便好。」正是：

書詩逐牆壁，奴僕且旌旄。

阮小七性定一回，酒也醒了，叫伴當收拾回船。划到家裡，已是黃昏時候，對母親說知此事。那婆婆埋怨著道：「兩個哥哥通沒了，你是個獨腳腿，每事也要戒些性子，倘那廝明日來合嘴，怎處？」阮小七道：「不妨，老娘放心，我自有對付，憑他怎地！」當夜無話。明早起來，依舊自去打魚。

到第三夜二更時分，阮小七睡在牀上，忽聽得門外有人走動，抬起頭來，只見有火光射到屋裡。連忙爬起，穿好衣服，且不開門，跨口腰刀，手裡提根柳葉槍，踮起腳來，往牆頭外一望，見一二百士兵，都執器械，點十來個火把，把草房圍住。張幹辦帶著大帽，緊身衣服，掛一副弓箭，騎在馬上叫道：「不要走了阮小七！」十來個士兵用力把籬門一推，倒在半邊，一齊擁入。阮小七閃進後屋，從側門裡跑出，大寬轉到前門來。士兵在內搜尋，張幹辦還在門外馬上，不提防阮小七卻在背後，說時遲那時快，阮小七輕輕挺著柳葉槍，從張幹辦左肋下用力一擗，那張幹辦大叫一聲，早擗下馬，血流滿地。阮小七丟了槍，拔出腰刀，脖子上再加一刀，眼見得不活了。士兵聽得門外喧鬧，回身出來，不防張幹辦屍首在地，有兩個絆著跌倒。阮小七抖擻精神，一連亂砍了幾個，餘多的各顧性命霎時逃散。

阮小七走進屋裡，連叫老娘，不聽見答應，地下拾起燒殘的火把，四下裡一照，只見婆婆一堆兒躲在牀底下發抖，兩個伴當通不見了。連忙扶出說道：「老娘受嚇了。此間安身不得，須收拾到別處去。」隨把衣裝細軟拴做一包。煮起飯來，母子吃飽。扶老娘到門外，拖起張幹辦，並士兵屍首，到草房裡放起一把火來，噙騰騰燒著。

已是五更天氣，殘月猶明，參橫斗轉，見張幹辦那匹馬在綠楊樹下嘶鳴不已。阮小七想道：「母親年高之人，怎生走得長路！何不牽過那匹馬，騎坐了去。」就帶住那馬，扶婆婆坐好，自己背上包裹，跨了腰刀，提把朴刀，走出村中，向北邊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千呵萬笑騙烏紗，只合裝愁坐晚衙。

何事輕來探虎穴，一堆佞骨委黃沙。

話說阮小七殺了張通判，扶母親上馬逃走。那婆婆嗟歎道：「我生你哥兒三個，本等守著打魚，待我吃碗安穩飯，卻上了梁山。小二、小五俱遭橫死，剩得你一個，將就些兒指望送我入土，又闖出這場奇禍來。我老年之人，受不得這般三驚四嚇。」阮小七笑道：「老娘不必嗟怨。這不是我尋他，難道白白受那廝凌辱！真個有累老娘。今後尋個安身所在，隨他甚麼人在臉上打一巴掌，也不發怒了。」婆婆道：「恁般便好。」正是：

艱難隨老母，慘澹向時人。

當下母子二人一頭說，一頭走，夜住曉行，饑食渴飲。在路行了兩日，聽得過路的人說：「那梁山泊阮小七殺了濟州通判，如今城市裡奉著明文畫彩圖形搜捕，有人拿得著，給賞三千貫哩！」阮小七聽得這般消息，不敢從州縣裡過，只望山僻小路行走。他是個粗鹵的人，不曾算計得哪裡安身，只顧望前走去。

約莫捱了十多日，到一座高山腳下，看那山勢十分險峻。一來天氣暄熱，二來那婆婆受了驚恐，又途路上辛苦，一時心疼起來，攢著眉呻吟不絕。看著坐不住，要跌下來。阮小七驚惶無措，卻好山塢裡有座古廟，輕輕扶老娘下馬，攙到廟裡，空蕩蕩並無一人。將包裹打開，把布褥鋪在一扇板門上，伏侍老娘睡倒。婆婆道：「這回心裡疼得慌，怎得口熱湯水吃便好。」阮小七道：「母親你且將息片時，這裡現放著鍋灶，待我尋些火種來，便有滾水。」把廟門反拽上，大踏步走去，四處並無人煙。驀過一條小岡子，遠遠樹林裡露出屋角，飛奔前去，討了火種，趕回來已是好一會了。

正當晌午時分，紅日當空，無一點雲影，又走得性急，汗流滿面，脫下上衣，攔在臂上，想道：「怎麼這般炎熱！好似前日在黃泥岡上天氣一般。」忙走到廟邊，推進門來，板門上不見母親，包裹也無了。吃這一驚不小。又忖量道：「想是母親要登東，包裹怕人拿去，就帶在身邊。只是馬往哪裡去了？」走出後門一看，都是亂草，四下裡聲喚，並無形影。心下慌張起來，道：「不好了，敢被虎狼拖去？當初李鐵牛駝母親到沂嶺上，口渴要水吃，鐵牛到潤邊舀得水來，剛剩得一隻大腿，今日卻好一般！」又道：「且慢！若被虎狼所傷，必有血跡。」撥開亂草，山窩裡各處搜看，並無一點血痕。又想：「馬匹、包裹俱沒影響，決非虎傷。」

躊躇不定，走到前面神廚邊立著，心中焦燥，眼淚汪汪，不知此處是甚麼地方，又無人可問。思量到大路上抓尋，又想：「母親因害心疼走不動，哪得出門！」胡思亂想的正沒理會，忽見走進一條大漢來。怎生模樣：

面白唇紅，眉濃眼秀。八尺以上身材，三旬以外年紀。青紗萬字頭巾，雙環玉碾。梭布斜紋褶子，挺帶銀鑲。看來是田家子弟，略帶些行伍出身。想暫時撞道江湖，終不失英雄本色。

那阮小七不見了母親，正在煩惱，驀然見他走到，搶步向前，一把扭住，嚷道：「你還我老娘來！」正是天邊孤雁重連影，波內長鯨再起云。不知那人如何理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石碣村若不過梁山泊，阮小七未必去祭奠。通判不是張幹辦，也未必去尋事。石碣村也，阮小七也，張幹辦也，人與地俱有

禍根，所以機殼一發，住手不得。如膚寸之雲迷漫六合，世上事每每如此。張幹辦已死，餘人殺者殺，逃者逃，剩下坐馬，苦無著落，妙在綠楊樹下，嘶鳴不已，阮小七牽與娘騎，是史家點滴不漏處。不知者但為阮家母子喜其湊巧耳。)